

绿皮车

叶延滨



绿皮车快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那是一个慢车和小站的时代,留下许多难忘的小事。

绿皮车的第一个记忆,是在1967年的元月,我和3个高中同学,背着行李卷,沿着山西榆次到阳泉的铁道,向东行进。我们已经走了3个月,从四川西昌走到这里,还要走到北京去。我们一行叫做“步行长征队”。这是个天下大乱的年代,学校全“放羊”了。我们4位是同班同学,有的家里受冲击,有的出身不红。半逃避,半意气,我们向全校宣布了“长征”去北京。风雨霜雪,我们熬到了这里。沿着铁路走,会有一列又一列火车,喷着煤烟,吐着水汽,从身边“咣当咣当”开过去。好像从火车大烟囱里冒出的黑烟把天熏黑了,天色暗下来,我们走过了小车站。一列货车尾部的守车上,下来一个满脸煤灰的人:“上哪去?前面全是隧洞!找死啦!”他把我们叫上守车。在那个零下十几度的冬夜里,我们坐了一回货车的守车。黑乎乎,只有煤炉里的火光,照着我们的影子。走走停停几十公里,到了阳泉车站。这是我们从西昌到北京全部行程中唯一的“坐车”经历。多年以后,我写了一首诗《一辆运煤列车的守车》,记录了这次经历:“疯了!上来!前面只有隧道没有村庄!把我们四个提上守车、明早的巡道工才不会发现四个少年倒在路旁……他让我们一只火炉、递给我们一饭盒汤、不给我们一丝笑容……他讨厌我们却伸出了手、朔风吹不灭的是善良、守车的小灯一闪一晃……别满世界地乱闹!我们吓得没顾上道谢、也没看清捡回四条命的恩人模样”。这就是慢车时代的1967年中国留给我的印象:风雪夜的小站,有一辆运煤列车的守车上,晃动着盏小灯。

绿皮车时代的第二个记忆,是在成昆铁路成都南站到甘洛站之间。成昆铁路在铁道兵部队和地方共同努力下艰难推进。上世纪70年代初,成都南到甘洛区间通车。最初开行的是慢车,而且是几乎没有时刻表,也几乎不需买票。这趟列车开动起来,行如散步,喘着粗气,喷吐煤烟,爬着大坡。现在看到关于印度的火车报道,我发现中国人还是“文明”,就在那乱哄哄的年月,也没人坐在车厢顶上。没人买票,因为站台没有栅栏。没人查票,谁想要挤过一节车厢,那是比登月还难的事情。车厢所有空隙里都挤满了人。过道、厕所、行李架、餐桌上,座位下、水泄不通!上火车下车的人都只能从车窗过。挤得实在喘不过气,就趁着火车爬坡的时候,从窗口跳下去,在道基旁跟着火车走一段,然后再爬进车窗。那年月天天讲“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能让人记得的就是报纸上的批判文章,气冲霄汉;促生产,我就想到那在大坡上喘气爬行的绿皮火车,还有路旁小车站的墙上写着的口号:“人民铁路为人民”。

绿皮车时代的另一个记忆,是在宝成铁路支线——阳平关至安康的“阳安线”。当年正在“深挖洞”搞大三线战备工程,通过“会战”,调集了大量民兵抢修了这条支线铁路。在支线铁路试运行,我与两位部队的新闻干事到安康采访,乘坐了试运行的支线火车。火车以超慢速前行,据说路基松软,不能开快了。开行不久,列车停下来。一打听,是前面有列车掉轨了。何时开车?谁都不知道。夏天的太阳劲大,烤得铁皮车厢如同火炉。铁路旁边有一条河,河水清澈诱人。与列车员商量:“下去游一会儿,把行李放在你的小屋?”列车员想都没想:“快去快回。”我们仨都穿一条短裤衩,光着身子跳进了河里。游得开心,听见汽笛响。火车缓缓地开走了。这种事情只在电影里出现过,却真的让我们摊上了。光着身子,奔进小站的站长室。站长急中生智,找来一辆拖拉机,载着我们3个人,去追火车。总算追上了。在事故发生地,两列火车上的乘客,正在互换,改乘对方列车。那个倒霉的列车员坐在小站的站台上,守着我们的行李,看见我们大喜过望!在这个坐拖拉机追火车的年代,最流行的一句口号:“小车不倒只管推!”

想到这几个绿皮车时代的故事,是因有编辑约我写一篇“高速铁路对生活的改变”。高速引发的变化,每个人都会有切身的感触。然而,回望一下并不算遥远的慢车时代,也许更能激发我们的联想与憧憬……

水墨情缘

黎耀成

青青池塘边
衣袖翩翩跹
挥毫泼墨天地间
鸟儿倩,花儿艳
龙腾舞,凤盘旋
山峦起伏,荡漾美丽的画卷
曲水蜿蜒,跳动含蓄的语言
划一道彩虹,天南地北情相牵
蘸一泓清泉,纸上淡雅心也甜

啊,你的神韵,你的情缘
永远是人间最美的眷恋

当今军事文学何以难出经典?

宋庄



文学新观察

近年来在影视剧领域,《亮剑》、《我的团长我的团》、《激情燃烧的岁月》、《集结号》……军事题材作品风生水起,佳作迭出。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批优秀的军队作家把创作精力放到了影视剧的制作上,也正因为这批作家的创作转向,军事题材小说的创作成果则相对黯淡,特别是军队青年作家创作梯队略显薄弱。

过去我们只有相对纯粹的军旅作家队伍。都梁、兰小龙等作家的加盟,使军旅题材的创作队伍更加壮大。然而细看新近问世的作品,与经典仍然相去甚远。

作家阎连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20岁当兵,在部队26年,所创作的中、短篇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军事文学,写军营的生活。“我的军事文学的入门教材是前苏联文学,可几十年过去,我们至今没有超过前苏联的军事文学。更何况,前苏联的军事文学本身也没有很高的文学境界,也是一种模式的写作。”因此,阎连科曾经下决心一定要尝试写一部军事文学作品,因为他当了多年兵,对军营、对战争有自己的感受,他相信自己的写作,会和整个军事文学有很大的差别。

作家困惑:和平年代如何写战争

和平年代如何创作战争题材的作品,是很多军旅作家的困扰。作家周大新写过《第四父亲》、《铜戟》等军旅文学作品,体现了当代军人的复杂情怀,但是从事创作近30年,他才推出一部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预警》。周大新认为,军旅小说有三类,一类是战争小说,直接表现战争,历史上的战争、边界战争、自卫反击战;一类是和平年代的军营生活,这是难写的,要写出跟同行、前辈不同的作品很难。这也是他不轻易去写的原因;还有一类是写历史上古代军事博弈的小说。这三类小说,周大新都尝试过。“我想军旅小说要发展,与军队的宽容度有关,军队应给作家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对作家来说,要发现新的题材领域、发现新的人物、讲述新的故事。凡是别人讲过的,似曾相识的人物故事,都不应出现在自己作品中。当下军旅题材作品,相似的东西太多。”周大新说,“似曾相识”是创作大忌。在谈到《预警》的创作时,周大新表示,自己一直没写,是因为没找到能让他激动起来的题材。在大家都熟悉的题材领域,他很难写得比别人好。恐怖主义是世界性的问题,人类文明发展到对生命珍视,是巨大进步。恐怖主义是让无辜的老人妇女儿童付出代价,这是人性的倒退,应该成为作家关注的领域。

早在1982年,朱秀海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就被外文局翻译成英文版《在密密的森林中》在国外出版。军事题材被翻译出去的不多,朱秀海认为原因主要还是创作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我是部队作家,就要宣扬爱国主义。军旅文学拥有一定的读者群,且比较集中。”

从创作心态来讲,朱秀海觉得外部变化并没有影响自己的内心。“可能我比较闭塞,从我开始写作,就没怎么受环境影响,也不应该有太多影响。你就是一个军旅作

家,你在感受你的生活,在写你所理解的生活,通过军事文学这个渠道反映你对世界的认知。而且从年轻时到现在,不仅是我,一大批军旅作家内心并没发生太大变化。”

影视剧热映,作家面临看不见的诱惑

评论家朱向前认为,在目前的军旅文学创作中,中短篇创作偏弱。很多成熟的作家,如朱苏进、朱秀海、周大新、徐贵祥、柳建伟、石钟山等,都去写长篇了,而长篇背后的推手是改编电视剧的诱惑。朱向前说:“影视剧改编对作家是双刃剑。”小说创作是包括影视剧在内的其他文学形式创作的重要基础,很多优秀的小说家,因为从事电视剧编剧,与小说创作渐行渐远。从正面来说,优秀的军旅作家从事影视剧创作提升了中国影视剧的品质,作家也名利双收,然而这一转变却对作家有着看不见的腐蚀作



用,潜在影响了文学的推进。

评论家汪守德表示,尽管没有大红大紫的作品,但现在的军事题材作品总体质量还不错,很多作品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歌兑的《撕裂》、乔信明、于玲的《掩不住的阳光》、李燕子的《咆哮的鸭绿江》、李亚的《流芳记》、张慧敏的《回家》、王凯的《全金属青春》等,再比如,前几年热播的连续剧《亮剑》,虽然这是一部影视作品带动文学作品的典型,但这也的确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对于很多文学作家的“改行”,他说,“很多作家写剧本,这是时代的选择,我们不能说不好,更不能说不让人家写,如果单从文学角度看,会有些遗憾,但能促进影视的发展,这对国家整个文艺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在出版《雪白血红》之后,作家张正隆沉寂20多年,先后出版了《雪冷血热》、《一将难求》和《英雄城》。对于军事题材影视剧的火热,张正隆也非常关注。他认为,古今中外名著中很多是军事文学,就是因为战争是典型的环境,把人性和兽性推向极致。中国有丰富的军事文学题材,军事文学创作势头也越来越好。

军事题材如何才能突破

作家柳建伟近几年一直在写现实题材的作品。他曾经有一个大的多卷本的《静静的顿河》式的小说构思,十五六年前就开始构思,直到写了十几年包括《时代三部曲》在内的现实题材的作品,柳建伟依然沉着气不动笔。他想再沉淀一段时间。“我们的抗日战争是一个富矿”,我们现在的文学作品所达到高度,和这座富矿的含金量比,有很大距离,十几年前我有这种感觉,现在还是这种感觉。”柳建伟谈到,我们对战争的认识有了提升。军事文学关注

园林和文学界的新收获

——读《陈从周全集》

汪修荣

经过多年的努力,洋洋13卷的《陈从周全集》年初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和浙江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不仅受到业内高度评价,在古建筑园林界,甚至文学界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陈从周先生是中国当代古建筑园林界屈指可数的大家,上世纪50年代师从著名建筑学者刘敦桢教授;60年代,协助、参与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设计扬州大明寺鉴真和尚纪念馆;1985年,接受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邀请,担任贝聿铭建筑设计事务所顾问。作为当代古建筑园林界的著名学者,不仅身体力行,而且精于研究,著作等身,其中以《说园》为代表的关于中国古典园林理论的著作,“谈景言情、论虚说实、文笔清丽”,产生巨大反响,其影响远及日、俄、英、美、法、意、西班牙等地,他因此被日本园林界誉为中国园林界“硕士泰斗”。

作为当代古建筑园林大家,陈从周曾创下多项第一:1949年,他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徐志摩年谱》,后被介绍到港澳台及海外,为研究徐志摩和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了宝贵资料,影响广泛。

1956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研究苏州园林专著《苏州园林》,首次提出了“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论断,对修复保护苏州园林,扩大苏州园林在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8年,他以苏州网师园为蓝本,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建成中国古典园林“明轩”,成为把中国园林推向海外的第一人,开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园林建筑文化对外输出的先河。

陈从周,浙江绍兴人,生于1918年11月27日。童年时期即喜欢养花种草、叠石理水,爱好绘画和古典诗词。1938年,入之江大学文学系中国语文学科,诗词师承著名学者夏承焘教授,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50年代进入同济大学,从文史转向古建筑园林研究,2000年去世。

作为一个著名古建筑园林大家,陈从周先生在工作之余,还乘兴而发,创作了大量散文随笔、诗词和联对,这些作品可以说是他从事古建筑园林的副产品。他国学功底深厚,其诗词散文往往都与古建筑园林相结合,自成一派,得到了许多文学家的高度评价。叶圣陶先生称“从周兄熔哲文美术于一炉,以论造园,臻此高境,钦悦无量”。俞平伯先生评价他的散文“其间山川奇伟,人物彬雅,楼阁参差,园林清宴,恍若卧游,如闻警欸”。冯其庸说他的散文“如晚明小品,清丽有深味,不可草草读过。又如诗词,文中皆诗情画意也,更不可草草读过。又如柳麻子说书,时作醒人醒世语,时作发嗔语,然皆伤伤心人,或深沁入心语也。”

然而,他一生最大的奉献,还是古建筑和园林研究。作为一个古建筑园林大家,陈从周从来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而是一个身体力行者。他不仅对于古建筑园林理论有着深入的研究、独到的见解,还参与了大量实际工程的设计建造。可以说,国内大江南北很多建筑园林都留下了陈从周先生的足迹,倾注了他大量心血。

在考察研究中,陈从周先生还出版了一系列重要学术著作,创作了大量作品,为古建筑园林的建设、宣传、保护与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关于造园的理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园林建设的经典,其影响已经超出了国界,享誉世界。

这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陈从周全集,它代表了陈从周园林建筑方面的主要成就和文史创作的全部精华。从这套全集中,可以看出一代学人多方面的艺术才华、精彩的人生和崇高的人格。



清流

李海波摄

《清流远去》展现文人雅士风骨风流

张昌华所著《清流远去——文化名人的背影》最近由凤凰出版社出版。本书素描民国至当代50余位文化名人,从不同角度记述蔡元培、马君武、华君武、丁聪、顾毓琇、张中行、肖乾、季羨林、黄苗子、吴冠中、冯其庸、余光中等文人雅士的风骨风流,展示了一代士人的爱国情操、凛然风骨、冰雪品质和名士风流。